



边关长镜头·当“海空卫士”遇上“望天族”

不知从哪一年哪一天起，出现了这样一群人：每当战鹰划过海天的一刹那，无论她们身在何处，都会不约而同地抬头仰望蔚蓝天空；当战鹰隐没云间，她们依然痴痴地遥望淡淡的航迹许久许久……

后的乐与苦、笑与泪，艰辛与付出、牺牲与奉献却鲜少有人知道。深邃夜幕，绵密云层，“海空卫士”逐梦碧海苍穹、守护山河家园，他在天上飞，她在地上望，咫尺天涯的日子谁又能数得清呢？



你爱着碧海蓝天，我爱着你的爱

■本报记者 陈小菁 通讯员 沙凌云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我只想，做你的“飞行图囊”

■本期观察 符婷婷

2017年，我跟着你驻地变更的脚步，再一次回到阔别12年之久的故乡——一座沿海的南方小城。

有人说，木星绕太阳一周需要12年，所以12年也是一个轮回，而12年对我来说，既有时光荏苒的变迁，也仿佛是兜兜转转的“昨日重现”。

“望天族”，是大家送给海军飞行员家属的特殊称谓，这个称谓承载着一份守望、承载着一份牵挂，也承载着属于飞行员家属的一份光荣。最初，你还是南海某部的一名地面领航参谋，而我从未想过有一天，会成为你曾提起过的“望天族”，成为仰望天空的一员。

2005年，我独自一人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你的老家四川生小孩，而此时的你，正作为一名大龄“新兵”在某地改飞新型战机。

每天深夜，我望着夜空繁星闪烁，就会想起我们刚领取结婚证、筹备婚宴时，一纸任务命令，让你承诺给我的盛大婚礼变得匆忙而简单。

从那时起，我决定跟随你，没想到这次从南到北的追随，一下子横跨了2400公里……

我苦吗？我曾这样问自己。

当我带着出生不到40天的女儿，千里迢迢奔赴部队驻地；当我在窗前深夜半夜凝望天空，我都差点哭出了声。但当我看着你抱起已经满月的孩子，眼中闪动的欣喜与愧疚，我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。当我看着你抱起“飞行图囊”进场升空时，那挺拔而坚毅的背影，让我的辛酸也不知所踪。当我看着你，在炎热的计划室做完飞行计划回到家、接过手中锅铲时的汗水和笑容，我的幸福，便从心底开始蔓延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我还知道，当我守望着你时，你又何尝不是带着对我和女儿浓浓的爱，在天空巡航。

记得有一年，你们作为新型空中预警力量需要转场执行任务，一待就是3个月。从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也跟你一起飞了。直到收到你“安全到达”的信息后，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。

从那以后，电视里有关你驻地地区的消息，仿佛就是对我发出的“收看”指令。虽然我知道，我不可能从媒体上获取到有关你的消息，但哪怕是那片海域的天气变化我也时刻牵挂。

等待的日子里，窗外战机的轰鸣一度成为让我揪心的声音，虽然知道此刻的你正在外地驻训，但是看着你的战友们平安着陆，心里也会一阵安稳。

每次女儿问我：“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我心里就充满了思念与委屈，可当你真的站在我面前，看起来又瘦了，我的心里就只剩下心疼，恨不能无时无刻陪在你身边。

我知道，你总是愧疚错过了女儿的童年，我会替你这份深沉的爱传递给孩子们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勇敢、担当、善良的种子。

(作者系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师空中战勤家属)



东海，天高云淡。海的这一边，伴着发动机的轰鸣，一架架银色战鹰滑出跑道，呼啸着飞向云天……

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，距跑道不远的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营区，有一群人聚集在操场上，抬头仰望天空，火烧云映在她们的眸子里，闪烁着橘红色的光。直到看着飞机划过天际，变成一个个小点，最后消失在视线中，她们才放心地互相打过招呼，各自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目睹他们起飞，也不记清这是第几十、几百次为他们牵肠挂肚，只要是重要飞行日，或是他们执行飞行任务，她们的心就会追寻着蓝天上的航迹。

她们自称“望天族”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，听起来却有些辛酸意味。她们仰望，因为心系蓝天、情系战鹰，因为她们守护着一群守卫碧海蓝天的人。

战鹰飞得再高再远，我更在乎你飞得累不累

丁春燕给自己定义为“天生的望天族”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她出生在一个海军航空兵部队大院里，父亲是原海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。后来，她考取了大学，成为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政治工作处一名干事……再后来，她也嫁给了一名海军飞行员。

丁春燕觉得，对于“望天族”这个称呼最初的理解，一定是源于她的母亲。

小时候，父亲经常执行夜航任务。当时年幼无知的她，根本体会不到家里大事小事全落在母亲一人肩头的辛苦，体会不到母亲对父亲的那份牵挂。

“母亲个子娇小，也是一名军人，还曾是单位的技术骨干。”丁春燕回忆，自从母亲嫁给了父亲，成为海军飞行员的妻子，便放弃了最适合自己的岗位，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，调到父亲所在部队服役，开始了既要工作又要顾家的日子。

在丁春燕的童年记忆中，关于父亲的印象实在太少了。

家里没了煤气，母亲一人拎着煤气罐去换；米面没了，母亲独自骑自行车到超市去买……每次发高烧，都是母亲一人抱着她去医院输液。丁春燕很难想象，当年瘦瘦小小的母亲骑着一辆26寸的自行车，风里来雨里去有多辛苦。

但也是这辆自行车，驮起了她的童年和整个家，让父亲能够安心地驾驶战鹰，冲上云霄、翱翔海天。

长大后，丁春燕渐渐理解了母亲的

付出，她开始盼着执行飞行任务的父亲能早点回家。每年除夕，她都悄悄许愿：希望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顿团圆饭。在长大后的整个少女时代，作为“小小望天族”，丁春燕已经开始懂得为母亲分忧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丁春燕遇到了与父亲一样同为海军飞行员的任全胜。

也许是对父亲的眷恋、对飞行事业的钟情，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丁春燕最终成了海军飞行员的妻子，也渐渐明白了为何每次父亲夜航，母亲卧室的灯，无论多晚都会亮着……

那是母亲对父亲的牵挂，是母亲对父亲的守望。因为爱着父亲挚爱的蓝天，为了父亲一次次平安返航，母亲心甘情愿做他身旁永远的“僚机”。

如今，丁春燕也和当年的母亲一样，把“牵挂”当成日子过。

每次丈夫任全胜驾驶战鹰执行任务，她都要去操场为他送行，接下来便是无尽的挂念、日夜的期盼。时间长了，丁春燕还养成了个习惯——研究天气预报，不管是“晴转多云”还是“多云转阴”，每一次的天气变化都牵动着她的情绪、她的心。

一年盛夏，任全胜参加夜航训练。凌晨时分，天边突然雷声滚滚，闪电划破天空，瞬间亮如白昼。丁春燕被惊醒了，她披上外衣走到阳台，眺望远方，内心惴惴不安……渐渐地，飞机的轰鸣也销声匿迹，每一分每一秒对于丁春燕来说都是煎熬，她只能在心里为丈夫默默祈祷。

等待，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半小时后，夜空中再次传来熟悉的轰鸣声，一架、两架、三架……直到接到任全胜打来的“平安电话”，丁春燕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。事后，丁春燕与一位空勤家属聊天得知，那晚返航时，闪电把飞机上的玻璃打得闪起火花……她明白，丈夫从来报喜不报忧，是怕自己担心。

守望，是一种牵挂更是一种幸福，特别是在守护彼此时。

每一次，与家人短暂相聚之后，任全胜又要驾驶战鹰飞向远方。在丁春燕心里，不管战鹰飞得再高再远，丈夫才是她和女儿爱的载体、情感的聚宝，守望丈夫对蓝天的眷恋，就是守望祖国的碧海蓝天、山河家园……每次想到这些，丁春燕都会感到由衷的骄傲。

同样感到骄傲的，还有丁春燕年仅8岁的女儿瑶瑶。虽然与父亲聚少离多，但小瑶瑶同样依恋父亲。

那天，任全胜和战友刚执行完异地驻训任务返航，部队提前数小时派车将飞行员家属一一接到机场，并特地准备好了鲜花。小瑶瑶穿上了最漂亮的裙子，带着亲手制作的礼物，和丁春燕一

起在机场等候。

当战鹰从头顶呼啸而过、降落机场时，小瑶瑶激动地大声喊道：“那是我爸爸驾驶的飞机。”

看着女儿神气的模样，丁春燕也露出了笑容。同样是飞行员的女儿，那一刻，丁春燕最懂女儿的荣耀与幸福。

所有的遇见都是不期而遇，所有的别离则是难舍难分

“五一”劳动节就要到了，本应是与家人团聚的日子，但飞行员需要坚守值班岗位。

又是一个不能全家团聚的假期。但在空勤家属眼中，这个假期与以往并无区别。

既然是“望天族”，她们总能平静地接受一切。

“日子平淡如水，但我们却是彼此情感的寄托。”回忆一路走来的经历，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中队队长潘亮的妻子吕琳，感慨良多。

从相识起，吕琳和潘亮就是“异地恋”。工作之余，他们靠着一通又一通电话倾诉思念与牵挂。从恋爱时等待他的电话，到结婚后守候他平安归来……为了丈夫的蓝天梦，吕琳懂得，等待也可以很温馨。

结婚第二天，潘亮和吕琳一起去海边度蜜月，海风吹来，浪花轻轻拍打着沙滩，这对夫妻真正感受到了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幸福。不久，吕琳接到上级通知，她即将到外地参加长达两年的专业技术学习，而潘亮也接到执行紧急任务的通知，并且翌日一大早就出发。

很多的团聚都是不期而遇，更多的别离则是难舍难分。这次分别，意味着这对刚结束异地生活的爱人，又要面对另一种意义上的“异地”，意味着他们又要开始“一个人过两个人的生活”。

临别前，吕琳委屈地哭了。潘亮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，他强忍着不想让妻子察觉……当“海空卫士”遇上“望天族”，在他们的身边一起接受检查的“准妈妈”都有丈夫陪伴，她的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好几次，在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

同框 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。当你的笑脸映入我的眼帘，家的美好荡漾心田，我要用相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。这是潘亮给吕琳和女儿拍照的瞬间。

瞬间 你又飞了，我的心也跟着飞了。当你守护祖国海空的时候，我会在这里守护你。这是“望天族”们牵挂的背影。 贾紫微撰

旅服役的丈夫杜海航，在任务间隙打来电话。黄邦清总是那一句：“咱家的‘小飞行员’很健康，我也一切都好。”挂上电话，她会再次拿起电话，打给远方的父母，只为听他们说几句“宽心话”……

“宽心话”也并非都能宽心。对黄邦清来说，不让丈夫分心，自己才能宽心。

她清楚地知道，飞行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，需要每一名飞行员百分之百地专心，每次飞行都得全身心投入其中，唯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飞行安全。“他飞行时，我绝不会打扰他。”这一点，是黄邦清恪守在心的“铁律”。

既是军人又是空勤家属，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政治工作部干事杨媛和她的丈夫、飞行员王雄有着相同的海天理想，两人更是并肩同行的战友。

去年，上级派王雄赴外地执行任务。为了不错过结婚纪念日，他专门写了一封信寄给杨媛，这让她感动了好几天……

谈到生活上是夫妻、工作上战友的点点滴滴，杨媛感触最多的，还是两个人的相守相扶：“去年底，上级通知我们一起去参加授衔仪式彩排，来到现场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们同时晋衔，而且仪式上我恰巧站在她身后。”

温馨的巧合，让杨媛明白了“望天族”就是一群守在“战鹰”身后、为战鹰展翅远航默默付出的人。

其实，每一位战鹰身后，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“望天族”。经历风雨的洗礼，他们更加坚定彼此相守的心。

空勤家属赵君瑶从小出生在军人家庭，当家人得知她与海军飞行员谈恋爱时，都劝她：“嫁给了军人，就意味着更长的等待和更多的付出。”但赵君瑶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。

“相识18年，相恋15年，结婚8年……要问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有没有怨言，说实话，要说没有是骗人的。”赵君瑶说，结婚第三天，我们就各自回单位上班；怀孕初期先兆流产，我自己去医院检查，他还在茫茫大海执行任务；如今，他担负任务越来越重，女儿出生后，家中琐事都是我一人扛……

赵君瑶也曾埋怨过丈夫，可是过后再想想，国与家，哪个不是家？

“有时候家很大，那是我们的祖国，有时候家也很小，那是每个人的小家。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，‘望天族’这个称呼虽然亲切，其实也有沉甸甸的责任。”赵君瑶笑着望向远方。

在更远的远方，天空湛蓝，云卷云舒，她的丈夫和战友们——逐梦苍穹的“海空卫士”，正驾驶战鹰，用机翼丈量海洋国土，守护着他们心中的国、共同的家。

语丝



守望与远航

嫁给飞行员，就意味着要成为“漂泊族”，随爱人远走他乡；就意味着要成为“望天族”，将目光投向蔚蓝，将牵挂细捻。

相对于远航，守望也需要勇气，也考验毅力。它需要付出什么？又会收获什么？且听“望天族”微信群里的军嫂们怎么说——

@山间月： 即使每天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，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他，他在天上飞，我在地上望，咫尺天涯的感觉就是守望。

@西北星： “望天”的日子，有苦有甜。恰恰因为吃了苦，我们才特别珍惜这段感情，更能互相体谅。说真的，嫁给了海军飞行员，不管在哪儿生活，都得变成一个“女汉子”。我就安慰我自己，有他才有家，他翱翔海天，海天就是家，谁让咱碰上这兵哥哥了呢！

@kimo萌： 曾经和另一位“望天族”嫂子聊天，她用“苦大愁深”来形容空勤家属的生活。不过，她说得快、忘得也快，日子依旧该咋样还是咋样，该咋过还得咋过，而且越过得越明。抱怨真的没啥用，只能是一种宣泄。在快乐和悲伤之间，希望你毫不犹豫选择前者！

@DimEyes： 有人说，当了“望天族”，就得承担委屈和无奈，学会隐忍。可我想说，为什么不能因为你的爱人而发现更多生活中的美好呢？部队家属楼是临时的，可除了部队，哪个小区，可以让孩子们在院子里玩，也不担心走丢？哪个社区，能像大院里的家属区这样，你随时能敲得开邻居的门？

@水冰：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我才真正长大了。因为女人的心境和思想，都是在有了孩子之后，才更具韧性。成了“望天族”后，我成熟了，因为我把大多数精力用在了家里，虽然自己有点忙、有点累，但做个好妈妈同时兼职当个好“爸爸”，也很光荣。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